佛說德光太子經　　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　　羊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鳥頂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菩薩五百人俱尒時賢者賴吒和羅止頞舍衛國盡夏三月更新具衣鉢著其被服與百新學比丘俱所作已辦共遊諸國往詣王舍大城靈鳥頂山於是賢者賴吒和羅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賴吒和羅問世尊言菩薩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無動畏之慧越異之智發遣辯才光明徹照入一切智教授衆生令得解脫斷於狐疑以善權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應所問諸佛常以巧便得諸佛意一切所聞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尒時賢者賴吒和羅以偈讚歎問佛而說頌曰

何謂所作而審諦　尒人中尊解說是
云何菩薩滿所行　為人中尊積上德
具足智慧功德願　願佛解說無上行
紫磨金色妙身體　為如何得無盡智
救濟擁護於衆生　云何致得平等行
無數億劫樂生死　無量愍持上覺道
已見無數勤苦人　解決衆人之狐疑
淨其佛國眷屬具　其意終不有微猒
一切所云為寂寞　善權教授令開解
降魔官屬斷諸見　光明壽命衆亦尒
云何講說經法義　惟願世尊說上行
端正殊好辯才足　脫於愛欲度想行
飽滿世間如時雨　願佛解說諸覺行
所說微妙如羯隨　為衆人說柔軟音
衆會渴仰於經法　願佛解說諸實行
若有欲學尊佛道　梵聲無疑明慧音
如来所講悉平等　便以甘露飽一切
我欲聽說正真道　當勤精進志法行
今我不敢擾世尊　惟願法王以時說
佛告賴吒和羅善哉善哉乃問如来　佛天中天知我意
如此之義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愍傷　惟願善說無上行
諸天及世間人乃為當来諸菩薩施
令得護行賴吒和羅諦聽善思念之
當為汝說賴吒和羅言唯然世尊願
樂欲聞佛言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
法得清淨行何等為四一者行平等

心而無諛諂二者等心於一切三者
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尒
是為四事法菩薩疾得清淨行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得
安隱勸進何等為四一者得惣持二
者得善知識三者得法忍四者於戒
清淨所行平等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入
於塵勞歡悅生死法何等為四一者
菩薩亦現佛身入於生死勸諸起滅
者令得喜悅法二者為說柔順之法
三者所有無所愛惜四者得不起法
忍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無
所愛著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著
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薩不當貪財
利三者菩薩不求諸功德報四者菩
薩不當惜身命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法於
法無猒足何等為四一者於戒無所
缺減二者習閑居野處三者奉四賢
聖之行四者得博聞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無

念普有所入何等為四一者令生善
處常值佛世二者聽受尊長教而無
諛諂三者樂受教命其心不著財利
四者得辯才入深法要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清淨行
法何等為四一者為菩薩無傷害意
於人二者棄捐諛諂邪偽之行樂在
閑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堅
其報四者晝夜常志求法見說法者
不求其短是為四事法菩薩摩訶薩
得清淨行佛尒時說偈言
其心不著塵垢法　即便無有惡瑕穢
志意不猒教論法　則能令致無上道
雖遇不賢常一心　普入邪行惡道本
出家學道无所惜　在於山間欲解脫
閑居寂寞無所起　其心不著財利色
捐棄軀體不惜命　行如師子無所畏
心得歡悅知猒足　辟如飛鳥無所畏
一切世間無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樂獨處辟如犀　無有恐畏如師子
心不怖懼無塵志　若得供養无增損
捐去邪語及惡見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為世間一切護　意為善權无放逸

意善持戒為衆道　心不乱者諸恩愛
謹順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脫於空無有想　種種具足審寂寞
所住靜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常歡悅
假使得佛覺道意　常為清淨无疑難
惣持辯才一其心　忍一切苦不想得
若有菩薩聞是行　欲求佛道當歡喜
常志精進離懈怠　了微無知意不害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自墮
落何等為四一者菩薩憍慢而不恭
敬為自墮落二者菩薩作無反復習
於諛諂為自墮落三者菩薩求供養
貪利為自墮落四者菩薩佞諂邪行
求於供養為自墮落是為四事法菩
薩為自墮落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墮邪
塹何等為四一者懈怠為墮塹法二
者無淨信三者起想四者見得供養
者有嫉妬心是為菩薩四事墮邪
塹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不當習四事法
何等為四一者菩薩不當與諸邪見
人相習二者菩薩不當與誹謗正法

之人相習行三者菩薩不當與惡知識相習四者不當與貪衣食人相習是為四事法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有四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為四一者以智慧自貢高懷憎嫉意二者心不歡悅無清淨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貪他人財物四者謂有我人著法是為四事法菩薩得苦痛之罪

佛告賴吒和羅菩薩復有四事縛何等為四一者菩薩喜輕慢於人是為自縛三者菩薩意不受法慧為放逸行是為自縛四者菩薩自縛二者菩薩行世間巧便起賈作治生想是為自縛是為四事

佛告賴吒和羅後當來世學菩薩道者當有是諸瑕穢無行人當供養諸無行者諭諂人當供養諸諭諂者有無智人當供養諸無智者貪求衣食无有直心嫉妬種姓諭諂懷邪無質朴心欺諸尊長及諸家室用供養故還相誹謗意貪財利入諸郡國不念說法以開解人亦無善權於衆人無

智慧意自以為智見他人智慧為善師便輕慢之設有無行者為破壞之器還相求長短捨精進行為无智懈怠不多念智慧還相壞法別離衆會共結怨害轉共諍鬪謂他無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不欲聞法不行精進生於貧窶之中在窮厄之家行作沙門但憂求財利其所在處不能得安何況乱志一心雖行佛功德續貪著家室之利自謂我為沙門也佛言我不謂是輩之人為行菩薩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順法忍何況欲得佛慧正覺之行佛言賴吒和羅我不但謂是輩之人墮三道塹亦復當墮八惡之處何等為八一者生在邊地二者墮貧窮家三者所生之處面目醜惡四者生於邪惡反善之家五者生與惡知識會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處壽命短八者横死是為菩薩八惡事墮於邪塹所以者何賴吒和羅我不以口言作墮以為菩薩不以為乱之人為清淨行不以諭諂為菩薩行不以貪著衣食為供養佛不

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惣持不謂不見誠諦之德而有墨导當得生善處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猒足者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法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也責此輩愚人劇於外六師所以者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輕慢無敬多貪求　是輩之人去道遠
以無精進失淨信　犯禁法者失善道
在窮厄中求供養　從他債墜求財產
在於彼住欲自達　棄捐家室受所有
生於貧窮卑賤家　墮於貢高愚癡地
謂貢高者為清淨智慧不以自見慧
行為斷疑垢我不謂嫉妬者有清淨
意不謂多貪求者而得惣持不謂不
見誠諦之德而有墨导當得生善處
不謂貪種姓著色者當得清淨身我
不謂想行者當得佛定意我不謂非
至誠行者當得清淨也我不謂憍慢
者當得清潔意我不謂非知猒足者
當好法也我不謂貪身命者為志求
法佛言賴吒和羅我不怨責外六師
也責此輩愚人劇於外六師所以者
何所言各異所行不同為欺諸天及
世間人佛於是說偈言
無智憒乱為放逸　輕慢無敬多貪求
與塵垢貪起欲想　是輩之人去道遠
貪求供養懈怠增　以無精進失淨信
便壞淨行亡正戒　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於貧家作沙門　在窮厄中求供養
辟如有人窮無物　從他債墜求財產
貪供養故在閑居　在於彼住欲自達
得神通智辯才具　棄捐家室受所有
不見道住隨乱行　生於貧窮卑賤家
在醜惡中無力勢　墮於貢高愚癡地

作卑賤者無名德　意貪財利為放逸
後即生於大惡處　億劫之中無善跡
假使於道無貪利　諸天人民悉得佛
隨藍之風不動人　用供養故不自成
無有功德仰於人　無精進意失善行
為壞乱教不承法　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誠利致佛法　終不失行如道意
志願甚堅常清淨　所奉如應則為道
我求佛故無所惜　及施身命索經法
是輩捨法不精進　以於道法失句義
有大燈明無能見　我本求索善義說
適聞所教即奉行　斷絶一切諸愛欲
已聞種種佛法教　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　辭如亦盲之道徑
佛告賴吒和羅乃往過去無央數劫
長遠不可計無量不可思議尒時有
佛号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在世
間教授佛天中天時有國王名頻真
無佛言賴吒和羅其頻真無國王典
主閻浮利天下廣長六十四万里時
閻浮利有二万大城有億千家其頻
真無王有大城名寶照明王所治處
其城長四百八十里廣二百八十里

以七寶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審
諦具足尒時人壽十億那術歲
佛告賴吒和羅其王頻真無有子名
曰德光端正殊好威神妙絶初始生
時自然有千藏出皆有七寶一一藏
中自然有諸國王寶其七寶高八丈
德光適生一切閻浮利人皆大歡喜
拘閉牢獄皆得解脫其德光太子適
生七日之中無智不博道俗悉具佛
語賴吒和羅於時淨居諸天中夜時
来到德光太子所語之言太子不當
為放逸之行於是德光太子從是已
来具足万歲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調
戲初不歌儛未曾作樂亦不行戈不
出遊觀未曾貪身亦不念歌儛伎樂
不貪財利不念家居不著郡國亦無
所求一切所有無所愛惜如立一心
常在獨處以寂諸難得意少有無生
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
恩愛會當別離無有作導師者乱法
犯罪憂怖恐懼凡夫之士不知厭足以
愚癡力常意諍鬪我今者為墮無
行之中我欲默然無為彼時太子獨

處閑居無放逸意遠諸愛欲為等心
行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頻真無他城
之中有一大城名樂施財為德光大
子造南北行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
寶為城其城七重以七寶為帳皆以
白珠瓔珞之一切諸欄楯閒有八万
寶柱一切諸寶柱各有六万寶繩相
交繫一切諸寶繩各有千四百憶帶
係若有風吹展轉相揩出百千伎樂
之音聲一切諸欄楯前各有五百采
女善鼓音樂皆歌儛得第一伎所作
具足能歡悅一切天下諸國人王以
是供給德光太子王告諸采女曰汝
等捨諸因緣晝夜作諸伎樂以樂太
子令可其意無得使見不善之事一
切欄楯邊置諸施具飢者與飯渴者
與漿欲得車馬者與之欲得衣服華
香坐具舍宅燈火隨其所求供養具
金銀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馬一切諸
七寶瓔珞以給天下其城中央為德
光太子作七寶宮殿八重交露彼一
講堂上有四億牀座以給太子城中
有園觀生花樹寶樹其樹常生悉遍

覆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央有七寶浴池以四寶金銀水精琉璃為欄楯中有八百師子之頭其水由中入浴池其浴池中復有八百師子頭池水從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種花青蓮花紅蓮花白蓮花黃蓮花周匝有寶樹其樹皆有花實其浴池邊復有八百莊飾寶樹一切諸寶樹間各復有十二寶樹各以八十八寶縷轉相連結風起吹樹轉相敲槩出百千種音聲諸浴池上皆有七寶交露帳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講堂上有四十億七寶牀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寶座敷八十億妙衣以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諸牀座下各有香爐晝夜三反火燒蜜香布諸好花以寶覆蓋垂金色蓮花殿上有明月珠帳垂八万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諸樹上皆懸諸幡蓋一切諸園觀中各有九万明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國佛語賴吒和羅其園觀中有鸚鵡鸕鷀拘耆孔雀鴈鳥鴛

鴦鳩那羅鳥鶡鴨鳥諸耆域鳥皆共悲鳴有種種音聲以樂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尒時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還皆悉童男都於諸國採擇得是諸童男將入彼城皆悉巧黠無所不能皆知天下諸所作為復將八十億童女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十六已上限至二十皆攻歌儛能令男子歡悅其所語柔軟工談言語常如應時不長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優鉢花香身出栴檀香比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皆悉圍繞德光太子鼓樂絃歌於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令自然得大怨家衆乱我清白之法我今當作無所惜之行於是太子愁憂不樂辟如有人所見拘繫心无所樂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見諸采女伎樂意無放逸亦不以為奇特亦不貪其城郭亦不著車乘彼具足於千歲中未曾愛色想亦不想聲香味細滑皆除諸想常專志一心念言此為是我怨家之衆我何時出是怨家中去而

得解脫為無放逸行尒時諸采女白王頞真無太子不聽歌儛愁憂不樂佛語賴吒和羅時王頞真無與八万小王俱往詣德光太子所悲泣淚出愁憂不樂感絕躃地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為太子說偈言

願子但觀我諸寶　子初生持自然出
誰嬈汝者今語我　吾當重罪誅罰之
今且觀是如天上　我從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乏　我能隨意令子得
視是諸欲淨好目　諸采女俱鼓樂聲
與共娛樂除其憂　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當聽是好音聲　所鼓伎樂相和悲
今正是音娛樂時　其池水中有蓮華
園觀中有華菜實　種種妙好無乱穢
觀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善樂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樂　中有蓮華青黃白
種種紅花光覺人　今子觀是何不樂
鸕鷀鸚鵡拘耆鶴　拘那耆婆哀鸞聲
諸香白花辟如雪　孰聞是音不歡悅
明月講堂平等力　黃金琉璃為欄楯
諸所珎寶最妙好　諸樹音聲出那術
欄楯邊施用汝故　衆千采女鼓吹音

亦聞玉女歌樂聲　子意何念而不悅
今太子等美姝好　可以娛樂聽我言
父母住此目淚出　子豈無哀愍我等
尒時德光太子以偈荅王言
彼持功德者　離諸惡見言　我以厭苦樂
不貪無利欲　皆見於五道　生死諸人民
今當說解脫　父母聽我言　無有繩嬈我
今吾當可說　我不貪於欲　云何樂歌儛
一切諸愛欲　我視如怨家　麤勞諸貪愛
墮人著五道　是諸采女輩　無覺癡樂之
為是諸魔事　墮人無輕縛　諸聖賢道士
常不讚歎是　習此愛欲者　為種因緣根
是采女身體　皮革如裹連　筋骨相支柱
如勾無正利　譬若如畫殺　中成滿不淨
譬如在狂間　云何當樂此　所鼓音樂聲
無有亦無受　一切樂無諦　了此為不惑
若習於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隨麤勞音者
譬如癡老人　一切諸有樹　或有熾盛時
亦不可常得　或有无樂時　其果無有常
亦不常著樹　我以了如是　豈當戲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婦　親里亦如是
臨終不自在　一切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當從其心　自恣為放逸　是意不可滿

譬若如大海　恩愛甚廣大　已得復重索
衆人貪欲故　各各如解癡　無能缺減者
譬如須彌山　人以意為本　身命過去疾
譬如河水流　適合便復別　盡壞不久立
譬若如電現　貪著三界欲　則為无智黠
諸天來語我　無得為放逸　為菩薩行者
不貪諸所有　願欲得佛道　哀念衆人民
非以淫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受貪欲
為心意作如　便為自壞敗　不得立功德
我終不受欲　亦無起瞋恚　如鳥墮羅網
云何得自在　現於惡思想　為還自縛身
意不得自在　為無利空聚　貪是恐懼身
譬如毒樹花　何所是人尊　謂度駛水者
觀視諸人民　流墮惡道者　為諍空无句
興起諸邪見　王當知我意　欲度脫此輩
不貪積惜法　疾得度無極　覺諸睡卧者
療治於疾疫　為除去憂患　令立歡悅跡
欲脫三千世　縛著音響者　為說善經義
飽滿久貧窮　調諸不成者　拔出於惡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聾者得聽　為造解脫燈
立智慧神通　令諸三界人　得三忍平等
為作慈哀雨　度諸雲霧岸　為一切衆人
現其光明豔　便持善覺意　念脫得蔭涼

為雨諸醫藥　皆念得安隱　念是以父王
即便坐一心　吾於一切欲　無復志願求
但欲索佛道　用哀衆人故　於諸有貪欲
無復有志願　孰有智黠人　樂在於是中
云何犯禁忌　令人意迷亂　若因貪愛色
為墮大惡道　孰行佛道者　當復為放逸
人皆隨水流　我當今逆流　不可以言說
而致得佛道　當放慈哀光　照於一切人
我不貪愛欲　不縛著財物　我今願父王
小如與衆還　我欲棄衆會　及一切郡國
人多求可意　從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勝得億郡國　可不在愛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無上　安隱快樂向　當詣大山中
在樹下而坐　習在於閑居　可得尊覺道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德光太子於講
堂上與諸放逸者俱其心微猒之時
太子作三品行何等為三一者住立
二者經行三者坐禪棄捐睡卧具足
上行已得八住時太子夜半聞虛空
中聲淨居諸天嗟歎佛功德廣普具
足及歎法衆德光太子聞已衣毛為
豎即而墮淚愁憂不樂叉手以偈問
諸天言

我在厄難中　諸天願哀我　今且住聽言
我欲有所問　行在虛空中　為歎誰功德
我聞其音聲　其心為悲喜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諸天為王太子
德光說偈言
今世間有佛　太子不聞耶　佛号曰吉義
救濟兼權護　奉行諸善本　開化尊功德
衆僧以學問　有億那術千
德光太子以偈問諸天言
我儻見世尊　云何知是佛　願說慈功德
欲知於正覺　假使往見佛　當問道如何
菩薩行何法　得為一切護
於是諸天為德光太子說偈言
頭髮軟妙好　英殊如右旋　其頂相威神
好辟如山巔　眉間相光明　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　色好白如雪　覺意為清淨
目為紺青色　人中尊天子　頰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悅　放億無量光　普遍三千國
消滅諸惡道　佛口中牙齒　悉平等清淨
鮮潔如拘文　明如好樹光　無亂兩二十
合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還自覆其面
口所說妙言　令人意歡悅　常无諸諭諂
梵音甚清淨　佛之所講說　勝百千音樂

除寂諸狐疑　令人得利悅　種種德無乏
善權決道義　已解黠法花　為百千瓔珞
其地之音聲　為出天伎樂　辟如天音響
佛語亦如是　真陁羅鵾鵾　拘耆及鴛鴦
鴈鶴及鸕鷀　鳩那羅閑言　其音為如梵
柔軟其和悅　無諂无有短　覺了一切義
英儒而懸絕　可諸智者意　清淨離誹謗
無有諸想願　善施行德義　不聞作瑕穢
彼法行正覺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體
皆有種種色　手辟長出膝　七合皆為滿
其指纖長好　有若干妙絕　紫磨金色體
心如明月珠　著身毛軟好　上向如右旋
臍圓如隆起　馬藏寂不現　足下安平趾
其下有相輪　佛勝中政好　平等種種色
經行如龍王　為如師子步　行時默伏頭
諸根悉清淨　若人散花者　變成為花蓋
有增無減時　是為佛正法　若得利无利
勤苦與安樂　嗟歎及誹謗　其心無增減
辟若如蓮花　不著於泥水　正師子如是
無有與等者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國王太子德光
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躍歡
喜辟如貧窮飢凍之人得伏匿寶藏

其人歡喜辟如盲人得眼目若如牢
獄繫囚得解脫其人歡喜王太子德
光聞嗟歎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
如是於是國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
聞佛威神證明經法衆僧具足尊行
無缺在於生死為反邪行凡夫之士
多無反復貪身自見非是正行為居
家多瑕穢習著欲者當墮苦痛放逸
行者智士所離愚癡為闇瞑當於其
中為作平等燈明人意難調名色甚
深六入無猒不斷諸習當遇苦毒痛
癢不安息愛為根檔杻械諸受難捨
與有共合長為怨會生死難斷為人
多衆事憒丙疾迷乱身不堅固會當
歸死樂少憂多佛法為第一安不可
以塵勞之行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
功德行今我在愚癡之中不得一心
定意不可以樂生死意與惡人會嚴
治善道何況乃欲得無上正真道我
寧可從高樓上東向自投莫使我諸
家眷屬於門中作墨导使吾不得
出也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國王太子德光

向彼吉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自投
口說是言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
普見者今天中天當念救我於是吉
義如来無所著等正覺申右辟放手
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
百千葉蓮花大如車輪其蓮花出億
百千光明皆普徹照於是德光太子
即住此蓮花上欲往詣吉義如来無
所著等正覺所遥叉手作礼三反自
歸尒時吉義如来迴光還照於是太子
尋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見世尊諸
根寂定尒時德光太子以偈讚吉義
如来而說頌曰

吾不久覩醫王名　今者輙得見於佛
云何立在瑕穢行　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時　從諸天聞佛無想
適聞愁憂无復樂　何所是人無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　諸無眼目得等視
今願為我現大道　慈哀療疾使信淨
令衆貧窮得富樂　拘閉牢獄得解脫
斷吾狐疑除諸結　惟願解說其道行
為吾現正離外道　於闇暝中作燈明
為諸傷害除垢穢　願大醫王斷吾疑

願度脫我生死道　斷絶去吾諸所愛
令得超度愁憂海　及以八道入大乘
今壽命短法命盡　多有妨廢功德行
無福之人不如願　今吾適開頗解疑
今聞導師惟決要　云何菩薩為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　度脫人民生死惱

佛告賴吒和羅尒時吉義如来知德
光太子心所念廣為解說諸菩薩行
德光太子聞彼佛所說即得無盡總
持門逮五神通即踊在虛空化作妙
花以散吉義如来上尒時頗真無王
明且聞太子宮中媵女啼泣聲面即
為變便往到太子宮中問何故啼泣
諸采女荅言德光太子不現不知所
在於是王頗真無聞太子不現即便
躃地與數千衆俱而舉聲啼泣尒時
城神来到其舍告王頗真無言大王
無得啼泣愁憂太子東去往見吉義
如来稽首作礼跪拜承事王頗真無
聞神語聲與諸眷屬大臣及太子後
宮媵女及八十四億鄙術百千人東
出往詣吉義如来所稽首佛足却住
一面佛語賴吒和羅尒時吉義如来

知國王頗真無意即為如應說法令
一切衆皆得不退轉無上正真道於
是王太子德光白吉義佛願佛受我
清淨飯食請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
太子語父母及諸眷屬今願仁者勸
助城郭莊飾瓔珞以奉如来不當有
貪心有所惜也應時皆同心勸助放
心布施於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屬共
奉吉義如来莊飾瓔珞宮殿城郭心
無遺惜日作五百種味以供養佛及
比丘僧為一切比丘以赤栴檀香及
七寶為房室以摩尼為經行處於上
作珎寶交路帳幔南北各有花樹行
列邊有浴池中生優鉢花其邊際清
淨無垢其花有百千葉設百千座一
一比丘各有是具尒時德光太子令
諸比丘不憂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獨
得衣被彼於是億歲中未曾睡卧不
念所愛不貪其身供養於佛所念無
異尒時未曾有想念於欲亦無諍乱
心無所害不貪於國一切無所愛惜
不貪身命內外無所著於是聞佛所
說法皆悉受持不重問如来初不沐

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塗身不起疲
猒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飲食左右吉
義如来般泥曰已後即為造起赤栴
檀塔寺於百千歲供養所可閻維如
来處以一切天下諸花諸香擣香雜
香伎樂以為供養起九十四億塔皆
用七寶珎琦之物以為帳幔覆蓋其
上各以五百七寶蓋供養諸塔及百
千伎樂一切閻浮利諸花寶樹用供
養塔各然百千燈一一所然油其價
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
供養億歲中然後德光太子棄家學
道作沙門著三法衣常行分衛初不
豫世事亦不睡卧了無衣食之心具
足四億歲中常惠法施未曾計有我
亦不疑他人何況求供養亦無生死
語為衆說法不勸令生天上學是行
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宮眷屬使為沙
門佛語頼吒和羅尒時淨居諸天心
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
沙門我等於是亦當作行供事三寶
由是三寶得立而不斷絶其吉義如
来般泥洹已後其法住至于六十四

億歲皆是德光比丘所擁護其德光
太子如是之比供養九十四億那術
百千佛
佛告頼吒和羅汝知尒時國王頻真
無不荅言不及佛言則无量壽如来
是汝知尒時德光太子不荅言不及
則吾身是也尒時城神者則无悠覺
如来是佛語頼吒和羅用是故菩薩
大士欲得無上正真道寂正覺者當
學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捐捨恩
愛無放逸之行我求無上正真道時
所行勤苦精進乃如是是輩無行者
貪著衣食愁思無懼用供養故自遠
佛法所學無益汙乱沙門壞菩薩法
恣其身口意妄造所願捨其本行貪
衣被牀卧具病瘦醫藥無有慙愧之
心不樂政行學無常之法不奉尊教
遠離佛行於道自棄意不樂解脫行
佛語頼吒和羅以是故聞此法已當
覺了之棄惡知識莫與無行者相隨
棄諸貪欲佛尒時說偈言
學道貪利及飲食　即為不樂十力行
棄捐於佛百德教　用利供養墮他家

剛強獘惡無慙愧　自放恣墮諸貪會
為起塵勞墮邪行　便自說言我德行
身在閑居遊於城　利供養故作恣行
遠於解脫空去地　以故當棄離諸有
為不敬佛及正法　遠離衆僧諸功德
棄捐善道墮三惡　為失八百諸尊行
若有聞說是經者　審淨其意常精進
無數億劫佛難值　當用是故如法行
其說得佛大乘者　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審尒一心住　常得無身安隱道
常立賢聖習觀德　意念猒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損善場　當墮五道如癡人
習閑居止常精進　住莫自輕勿易他
訶教已身寂其心　我本奉億佛教戒
不惜身命意質朴　精進於法行恭敬
我故常說此言誨　行是已後道不難
聞是若喜大乘者　不能精進不樂聽
其有智者樂此言　後當棄惡及怨結
佛告頼吒和羅若有菩薩行五度無
極不如學是經奉行順教彼之功德
百倍不及學此經者說此經時三十
那術天及人發無上正真道意皆得
立不退轉地七千比丘得無起忍漏

盡意解於是賢者賴吒和羅白佛言是經名為何等云何奉行佛告賴吒和羅是經名為離癡願行清淨當學當持正士所樂決菩薩行具足諸義佛說如是賴吒和羅諸天世間人民龍鬼神等皆大歡喜起前為佛作礼而去

佛說德光太子經

佛說德光太子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一九七頁中一行第三字「德」，資、磧、普、徑、清作「賴吒和羅所問德」。卷末經名同。

一　一九七頁中二行「月氏國三藏」，石作「月氏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藏法師」。

一　一九七頁中一二行第七字「越」，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超」。

一　一九七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示」，資、磧、普、南、徑、清作「示衆」。

一　一九七頁中一九行第七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願」。

一　一九七頁下一行第一三字「覺」，資、磧、普、南、徑、清作「佛」。

一　一九七頁下五行末字「尒」，石作「然」。

一　一九七頁下一一行第七字「隨」，普、南、徑、清作「陵」。

一　一九七頁下一三行第八字「當」，資、磧、普、南、徑作「常」。

一　一九七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能」。

一　一九七頁下二〇行「諦聽」，資、磧、普、南、徑、清作「諦聽諦聽」。

一　一九七頁下二二行第五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告」。

一　一九八頁上末行第九字及下一六行第九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復有」。

一　一九八頁上末行第一三字「得」，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而得」。

一　一九八頁中五行第一二字至六行首字「清淨行法」，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法得清淨行」。

一　一九八頁中六行「菩薩」，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菩薩行」。「傷害」，石作「害傷」。

一　一九八頁中七行「諭諂」，諸本作「諛諂」，下同。

一　一九八頁中七行「邪僞」，資、磧、

普、南、徑、清作「衆邪」。

一　一九八頁中一〇行第四字「短」，資、磧作「知」。

一　一九八頁中一三行第三字「不」，石作「不願」。第七字「法」，石無；資、磧、普、南、徑、清作「議」。

一　一九八頁中二〇行第九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所」。

一　一九八頁下一行第七字「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一九八頁下三行第七字「想」，資、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　一九八頁下四行第一二字「常」，徑、清作「當」。

一　一九八頁下六行「一其心」，資、磧、普、南、徑、清作「其心一」。

一　一九八頁下六行末字「得」，麗作「報」。

一　一九八頁下九行第一三字「自」，資、磧、普、南、徑、清作「爲自」。

一　一九八頁下一〇行第五字「四」，資、磧、普、南、徑、清作「四事」。

一　一九八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求」，資、磧、普、南、徑、清作「求於」。

一　一九八頁下一六行第一三字「墮」，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墮」。

一　一九九頁上二行第五字「者」，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者菩薩」。

一　一九九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縛」，石、麗作「自縛」。

一　一九九頁上一九行第四字「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九頁上末行第四字「開」，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一九九頁中六行第七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亦不」。

一　一九九頁中七行第一〇字「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九九頁中一五行末字「在」，資、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一九九頁中一七行第八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第一一字「反」，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一九九頁中二一行第九字「墮」，資、磧、普、南、徑、清、麗作「願」。

一　一九九頁中二二行第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僞」。

一　一九九頁下三行第一二字「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愚人」，資、磧、普、南、徑、清、作「愚癡之人」。

一　一九九頁下一一行「愚人」，資、磧、普、南、徑、清作「我不」。

一　一九九頁下八行第四字「清」，資、磧、普、南、徑、清作「淨」。

一　一九九頁下一一行第四字「貪」，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會」。

一　一九九頁下一九行「窮無」，資、磧、普、南、徑、清作「無寶」。

一　一九九頁下二二行第四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徑」。

一　二〇〇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去」，資、磧、普、南、徑、清作「世」。

一　二〇〇頁上二〇行首字「主」，普作「王」。

一　二〇〇頁上二一行末字至二二行第三字「頞真無王」，資、磧、普、

南、徑、清作「王頵真無」。

一二〇〇頁中一二行「是已」，石、資、磧、普、南、徑、清作「彼以」。

一二〇〇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眠」，資、磧、普、南、徑、清作「卧」。

一二〇〇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二〇〇頁下二行末字「城」，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域」。

一二〇〇頁下三行末字「大」，諸本作「太」。

一二〇〇頁下六行第二字「珠」，麗作「珠而」。

一二〇〇頁下七行末字「相」，諸本作「互相」。

一二〇〇頁下九行第九字「揩」，徑、清作「振」。

一二〇一頁上七行第五字「皆」，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〇一頁上九行第一二字「縷」，資、磧、普、南、徑、清作「繩」。

一二〇一頁上一〇行第九字「敲」，資、磧、普、南、徑、清作「撓」。

一二〇一頁上一四行第一一字「妙」，資、磧、普、南、徑、清作「妙好」。

一二〇一頁中一行第六字「鶻」，資作「鵲」。

一二〇一頁中五行第九字「採」，資、磧、普、南、徑、清作「選」。

一二〇一頁中八行第九字「十」，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年十」。

一二〇一頁中九行第四字「攻」，諸本作「工」。

一二〇一頁中一〇行第九字「如」，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二〇一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比」，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皆」。

一二〇一頁中一四行末字「令」，諸本作「今」。

一二〇一頁中二二行第四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當」，下同。

一二〇一頁下七行第三字「但」，麗作「且」。

一二〇一頁下七行第一一字「持」，諸本作「時」。

一二〇一頁上一四行第四字「音」，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意」。

一二〇一頁下一五行「華葉」，資、磧、普、南、徑、清作「葉華」。

一二〇一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善」，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喜」。

一二〇一頁下一八行第四字及二〇行第四字「花」，資、磧、普、南、徑、清作「蓮」。

一二〇一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婆」，資、磧、普、南、徑、清作「鳥」；麗作「匐」。

一二〇一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音」，資、磧、普、南、徑、清作「香」。

一二〇一頁下末行第一三字「吹」，資、磧、普、南、徑、清作「輭」。

一二〇二頁上二行「美姝」，資、磧、普、南、徑、清作「爲美」。

一二〇二頁上七行第七字「母」，諸本作「王」。

一二〇二頁上八行第四字「可」，諸

本作「何」。

一　二〇二頁上一一行「墮人無」，資、磧、普、南、徑、清作「墮落大」；麗作「隨人大」。

一　二〇二頁上一三行第八字「如」，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二〇二頁上一三行第一四字「支」，石、麗作「搘」。

一　二〇二頁上一四行第二字「勾」，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紇」。第七「成滿」，資、磧、普、南、徑、清作「滿盛」。

一　二〇二頁上一七行第一一字「隨」，石作「墮」。

一　二〇二頁上一九行第五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保」。

一　二〇二頁上二〇行第九字「如」，石、資、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　二〇二頁中二行「如解」，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而解」。

一　二〇二頁中八行第一三字及一〇行第四字「受」，資、磧、普、南、徑、清作「愛」。

一　二〇二頁中一〇行第七字「無」，資、磧、普、南、徑、清作「不」。

一　二〇二頁中一二行「貪是」，資、磧、普、南、徑、清作「合爲」。

一　二〇二頁中一六行第二字「貪」，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二〇二頁中末行第五字「豔」，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談」。第七字「持」，磧、普、南、徑、清作「得」。第一一字及下一行第七字「念」，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令」。

一　二〇二頁下一二行「可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不可」。

一　二〇二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向」，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句」。

一　二〇二頁下一四行第八字及一六行第三字「兼」，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二〇三頁上一七行第九字「天」，資、磧、普、南、徑、清作「師」。

一　二〇三頁中三行第九字「伎」，資作「妙」。

一　二〇三頁中一〇行第五字「色」，資、磧、普、南、徑、清作「好」。

一　二〇三頁中一四行第二字「下」，資、磧、普、南、徑、清作「底」。第七字「滕」，資、磧、普、南、徑、清、麗作「膝」。第九字「政」，資、磧、普、南、徑、清作「正」。

一　二〇三頁下一〇行第六字「燈」，資作「證」。

一　二〇三頁下一二行第七字「根」，石作「銀」。第八字「檔」，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二〇三頁下一三行第六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二〇三頁下一四行第六字「疾」，石作「病」；資、磧、普、南、徑、清作「疾病」。

一　二〇四頁上一一行第一一字「照」，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四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得」，資、磧、普、南、徑、清作「使」。

一　二〇四頁中一行末字「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受」。

一　二〇四頁中三行第六字「命」，普、南、徑、清作「今」。

一　二〇四頁中九行第一三字「盡」，資、磧、普、南、徑、清作「蓋」。

一　二〇四頁中一〇行第三字「逮」，資作「建」。

一　二〇四頁中一四行第一一字「現」，資、磧、普、南、徑、清作「見」。

一　二〇五頁上二行第一〇字「飲」，石、資、磧、普、南、徑、清作「飯」，下同。

一　二〇五頁上三行「泥曰」，資、磧、普、南、徑、清作「泥洹」。

一　二〇五頁上八行第五字「百」，資、磧、普、南、徑、清作「百億」。

一　二〇五頁上一四行首字「豫」，徑、清作「預」。

一　二〇五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事」，石作「養」。

一　二〇五頁下二行「德行」，資、磧、普、南、徑、清作「行德」。

一　二〇五頁下一二行第五字「損」，資、磧、普、南、徑、清、麗作「捐」。